

苦途

张金俊文集

张金俊
作品

一次怀旧年代里的“骑行”，

一场对“美”的拷问：

览遍江河山川，

阅尽沧桑浮华。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苦途

——
张金俊文集

张金俊
作品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苦途 ——张金俊文集 / 张金俊著.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402-3459-1

I. ①苦…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08500号

苦途 ——张金俊文集

KUTU——ZHANGJINJUN WENJI

- | | |
|------|--|
| 作 者 | 张金俊 |
| 责任编辑 | 陈 雪 王梦楠 |
| 责任校对 | 甄 飞 石 英 |
| 封面设计 | 孙至付 |
| 社 址 |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53号 (100054) |
| 网 站 | http://www.bjyspress.com/ |
| 微 博 | http://weibo.com/u/2526206071 |
| 电 话 | 01065240430 |
| 传 真 | 01063587071 |
| 印 刷 | 北京长阳汇文印刷厂 |
|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
| 字 数 | 300千字 |
| 印 张 | 19.5 |
| 版 次 | 2015年1月第1版 |
| 印 次 |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36.00元 |
| 出版发行 |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序 一

——万水千山总是情

张金俊先生现已高龄，这本《苦途——张金俊文集》是他青年时代与众友骑行，一路南下寻访的写真。好文章如同好酒，年头越深，味道越醇。

苦途有三苦——身体苦，感情苦，精神亦苦。几乎每一个章节，都书写一个新的城市，张先生与众友日夜兼程，又经常遭遇钱两不足的窘境，一路下来，一众文人雅士也难逃落魄之相，生出不少互相调侃、自我安慰似的“穷开心”。书中也多次提到夜里摸黑骑行赶路之险，路途崎岖之艰。想必现在人，除非刻意追求“穷游”的背包客乐趣，已经很少有人能够想象骑行近半个中国的景况吧。张先生在《苦途——张金俊文集》中对这种艰辛着墨不多，但凡是提到颠簸劳累之处，必是真性情流露，毫无半点夸张造作之感，反而拉近了读者与几十年前的一次骑行的距离。此为身体之苦。

苦途是浪漫的，一路上四位志同道合的友人进行的是一次文化的朝拜，精神的洗礼。每到一个地方，他们必定寻找当地的名胜、名人古迹，追忆当地的文人骚客、风流韵事。他们不仅是在看景，更是在碰撞知识的火花。刘先生知识渊博，薛先生热心，王先生幽默风趣，张先生善于感怀，这四位挚友——四位前辈——仿佛在带领着读者寻访文明的历史。苦途是真正的游历，而非走马观花的旅游。途中，张先生多次提及自己对京城和母亲及家人的思念之情，一面是亲人的盼望，一面是好男儿志在四方的情怀，每每入夜，他总是难以忘怀“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羁绊，但是同行好友的鼓舞，对大好河山激烈的爱，又催促张先生继续上路。此为苦途的感情之苦。

苦途又是迷茫的。这种迷茫来自出发前的困惑不解。当时正逢共和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狂热的、激烈的感情发酵蔓延。张先生身为教师，失去了三尺讲台，看不懂世相，参不透人情，毅然上路探索新的天地。途中所遇，经常勾起张先生关于北京的回忆，他思忖最多的一句便是“北京现在怎么样了”，张先生对于家乡的思念与担忧，令人难掩动容。经过苦途的磨砺，张先生一行人也对世事有了更深刻的思考。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既激发了他们身为人师的悲悯之情，也绞痛了他们满腔的抱负之心。思想上的困顿、精神之苦，远远超越了身体之苦、感情之苦。这也是苦途的缘起和最终意义所在。

苦途虽苦，也抵挡不住张老师和朋友们纯洁灵魂的一片清风。他们沿途在遭遇意外之时，经常能够得到贵人相助，最终化险为夷。各地民风的淳朴，人与人之间最简单的感情和善意，好像那个年代特有的泥土芳香味，拂面而来，让人倍感清凉宜人。当然一路上张先生也不忘记录各地佳肴，他们由于囊中羞涩而只能望梅止渴时的情景，令人忍俊不禁，显得格外生动。

今天正巧读到一句“消费主义文化快把地球报废了”，深有同感。在现如今人们追求越来越快的速度，越来越多的资讯，越来越屏幕化的人际关系时，慢，空闲，真实且恒久的交流已经变得越来越稀有。恰逢此时有幸得到《苦途——张金俊文集》一书，跟着张先生一路走下来，酸甜苦辣，早已让人置身于其中，回到那个山还清、水还静的年代，走近那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纯粹灵魂。

张先生在《苦途——张金俊文集》中曾提到北方有长城，多出慷慨悲歌之士，我想《苦途——张金俊文集》，也是张先生的一支慷慨之歌吧。

序 二

——“张金俊的博客”能否续写？

明明中秋节的时候张老师还到我的博客上问候来着——那个“张金俊的博客”，可突然袭来的脑血栓却把张老师按倒在了北大医院的病床上。我是在想请张老师“国庆”吃饭的时候知道这个消息的，知道后就去看他，于是，我看到了那么强健的他在病榻上的那副仍然慈爱仍然有若干顽皮却有了几分不由自主的病容。上周临睡前，张老师突然被老伴发现只会笑而说不出话来了，于是被十万火急地送到医院，一诊断知道是得了血栓，然后就是用药液疏通那个“栓”，然后就是记忆的逐步恢复：先是想起自己的名字，然后是老伴的、家里人的、家外人的、来人的、去人的、以往的、再以往的。我去时，他拉着我的手，先想起了我的名字，然后想到我是从一个叫“金泽”的地方回来的，然后，还记起了他的一个博友——我的同学、他的学生“不值一文”，但至于“不值一文”的真实名字，他就记不起来了，但他能记得住唐诗，他一遍遍地背诵着“巴山夜雨涨秋池”，至于巴山是在四川还是在重庆，张老师恐怕就记不起来了。我记起来了，那首诗，是张老师三十二年前在十三中的语文课堂上写到黑板上之后，我才知道的。

张老师的老伴，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们只听说20世纪50年代时他和她在地质学院相恋，但学校反对，于是一怒之下张老师就和老伴双双退学，然后又一怒，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文学系，也就是说他先学的是地质，然后才是语文，也就是说假若没有当年他和她的那场恋爱，现在听张老师的课，我们要去地质学院。

张老师的老伴说他是捡了一条命，万一哪天他先睡过去然后再栓塞，那么或许就在睡梦中睡过去了。看着病床上的他，老伴说他真是命大，可能是因为他帮助过不少人，老天爷才把他从死神那儿拦了一把。在张老师帮助过的人中，当然也包括了我自己。张老师还在老伴的指导下做手指的恢复训练，就是先伸一个指头，然后是两个，一直到五个，我想张老师哪天能把第六根指头的功能也恢复了就能够痊愈了，开玩笑，我是指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根“看不见的手指”。

老伴说张老师想恢复一切的欲望极强——无论是他清醒时还是不清醒时，那天他知道自己的神经中枢“死机”了之后，虽然说不出话来了，但他凭借本能的意志在病榻上躺下，听从医生的摆布，之后的几天，他也那么凭本能一点点和血栓顽强斗争。我思忖着，那就好比一台电脑，只要硬件还好，只要硬件不放弃，即使主板中毒了，只要还有一点残留志向，电脑终究会软硬同时地恢复正常工作状态。张老师的身体“硬件”极好，年轻时他曾是北京业余拳击冠军，在街头差点失手打死过坏人；张老师的软件都使用七十三年了也性能极好——你只要打开“张金俊的博客”就知道了，他能把那么多年前发生过的事情用那么激情不减的热忱外加罕见的细微给复写出来，把当时的场景和感受那般真实地再现到你的眼前。所以，我相信，只要“有信仰，有梦想”，张老师的思维恢复到“死机”之前的状态，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我想最让张老师放不下的，除了老伴，可能还是那个“张金俊的博客”，那是他从去年开始下种、耕种并开始收获的20世纪60、70、80年代的记述。他完成了《苦途》和《再续苦途》两个部分，他还有那么多的故事要说，那是他生命的痕迹，是他独有的“追忆逝水年华”。那些真实的故事被他用罕见的真诚和优美的笔法一段段地诉说，一章节一章节地叙述，那项工程的停顿，是他万一记忆出现空缺“黑洞”的话，最不可挽回的损失。所以我观察张老师在床上卧着，像个孩童似的给周围的人讲着谁都不知其究竟的

故事——跟说书人似的，那个他，肯定在强行恢复着自己记忆的功能。他多想续写他的博客，哦，不，他那么想续写他个人独有的“时代情感史”。

我想，张老师还有一个念头，就是能继续他的文学写作之路。大作家刘心武曾经也是十三中的语文老师，他俩对桌坐了十年，刘心武说他写的《班主任》的原型就是张金俊老师。张老师去年才在文学创作上“晚年出道”，但愿，老师能从突然的昏睡中苏醒，清醒，清楚，不糊涂，然后，再接着快马加鞭地和刘心武老搭档在“文墨苦途”继续切磋。

学生“齐天大”

2014年10月6日

目 录

序一 万水千山总是情	1
------------------	---

序二 “张金俊的博客” 能否续写?	1
-------------------------	---

第一章 苦 途

一	1
二	2
三	4
四	5
五	6
六	7
七	9
八	10
九	12
十	13
十一	15
十二	17
十三	18
十四	20
十五	21
十六	23
十七	25
十八	26
十九	28

二十	29
二十一	31
二十二	33
二十三	34
二十四	36
二十五	37
二十六	39
二十七	41
二十八	42
二十九	43
三十	45
三十一	46
三十二	48
三十三	50
三十四	51
三十五	53
三十六	54
三十七	56
三十八	57
三十九	59
四十	60
四十一	62
四十二	64
四十三	65
四十四	67
四十五	69
四十六	70
四十七	72
四十八	73

四十九	75
五十	76
五十一	78
五十二	80
五十三	82
五十四	83
五十五	85
五十六	86
五十七	87
五十八	89
五十九	91
六十	92
六十一	94
六十二	96
六十三	98
六十四	100
六十五	102
六十六	104
六十七	105
六十八	107
六十九	109
七十	111
七十一	112
七十二	114
七十三	116
七十四	118
七十五	120
七十六	122
七十七	124

七十八	126
七十九	128
八十	130
八十一	131
八十二	133
八十三	135
八十四	137
八十五	139
八十六	140
八十七	141
八十八	143
八十九	145
九十	147
九十一	148
九十二	150
九十三	152
九十四	154
九十五	156
九十六	158
九十七	159
九十八	161
九十九	163
一百	165
一百〇一	167
一百〇二	168
一百〇三	171
一百〇四	174
一百〇五	176
一百〇六	178

一百〇七	180
一百〇八	181
一百〇九	183
一百一十	185
一百一十一	186
一百一十二	188
一百一十三	190
一百一十四	192
一百一十五	194
一百一十六	195
一百一十七	197
一百一十八	199
一百一十九	201
一百二十	202
一百二十一	204
后 记	207

第二章 再续苦途

一	208
二	209
三	211
四	213
五	214
六	216
七	217
八	219
九	221
十	223
十一	225

十二	226
十三	228
十四	230
十五	231
十六	233
十七	235
十八	238
十九	240
二十	242
二十一	243
二十二	245
二十三	247
二十四	249
二十五	251
二十六	253
二十七	254
二十八	256
二十九	258
三十	259
三十一	261
三十二	263
三十三	264
三十四	266
三十五	268
三十六	270
三十七	271
三十八	273
三十九	275
四十	277

四十一 279

四十二 280

四十三 282

第三章 美学的迷茫

——兼论今天的现实

一 284

二 285

三 285

四 286

五 287

六 288

七 289

八 290

九 291

十 293

十一 294

第一章 苦 途

在那个浑浑噩噩的年代，我因与单位领导的观点稍有不同，受到了排挤。

结果就是我被周围的环境、人际彻底地孤立了。孤傲的我，尽管内心苦闷，却决不“屈服”！思想彷徨的最终，我在心底升起了“飘游四海”的念头。可是，我们“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了几十年，我不忍远离母亲。但，心中的愤懑、郁闷，却使我希望尽快开始远行！

可是！可是！……

我在无数“可是”的徘徊中，终于决定离家远行一趟，试试命运的改变。

我没有太多的盘缠，也没有太多的粮票，只好偷偷地收拾一下我那半旧的“永久牌”自行车，权当胯下的良驹吧。我从书柜中抽出了一本《全国分省地图册》，看那连起来的蓝色道是公路，看那断断续续的蓝道，准是不好走的路！

十月份，一个阴天的拂晓，我在习习凉风中蹬车上路了！

临走时，我是瞒着老母的。我将写好的一个纸条压在水壶底下，方便她看到，好让她放心儿子……

能放心吗？游子眼中泪，慈母心中血！

不多久，我骑车到了北海旁边的北京图书馆，在蒙蒙细雨中，三位沦落同行者早已翘首盼望着我的到来：一位是被判成“反动学术权威”的历史学者，此人姓刘，细高的个儿头，微微驼着背，说话喘气有沙沙声；一位是旧军人，人矮精干，做事麻利，此人姓王；另一位是“根红苗正”的“红

苦 途

“五类”，此人姓薛。

我们远途的结合，纯粹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但在四个人准备落魄出发的集合地点，我心中升起一种难受的感觉……

自上中学以来，我就充满着多种奇妙的幻想，渴望多读书。那时，一到星期天，母亲就给我准备好中午吃的干粮，我很早就到北京图书馆门前排队、拿号、入座。然后是翻卡片、填写借书条，不久手捧一摞书回到座位上，什么四书五经、天文地理、名人传记……看得懂看不懂的都要翻。直看到头昏眼花，闭馆的铃声响了，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年深日久，在这瀚海般的书中畅游，我受益匪浅，明白了一些社会发展史、人文的传承、江山地理的演变、文学作品的传世、哲学思潮的演进，以及科学技术推动社会发展的脉络，还有教化人从善、自尊、自信、笃志、坚强、奋斗的美德……

而今，从它的身边走过，远行，我又带着满脑袋的困惑，向前无目的地飘荡，只有内心的郁闷和恋恋的不舍，陪伴着我……

我回首望望那图书馆门前的狮子，它好像也舍不得我远行，静静地流下了泪水……

这可能，便是每个人的人生必须经历的一课！

二

我们告别了北图，启程后路过段祺瑞执政府当年枪杀刘和珍君的大门口。这片坐北朝南、民国初年的宏大建筑群以它灰色的主调仍留驻于近代史的空间中。

而同样的，刘和珍和她的几位学友们，当年血气方刚地在枪林弹雨中勇敢前进的形象，也仍留驻在我这个后来人的心间。

王先生在前面喊着，让我把车骑快点，但我内心确实舍不得离开这座给我睿智伴我成长起来的都城，哪怕是暂时的……

很快，我们穿过了墙上尽染红色标语、人头攒动的大街小巷，来到了